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

重刊

熊榮祖

蕭兆柄

泰州學案

劉秉楨

李真實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

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

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

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

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

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
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
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義以爲非其
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
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
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
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
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
豈可爲信義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

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
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
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
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
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
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
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
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
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自爲於世以寄民胞

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垓江上
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撥將來若
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
雉免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赴
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惡
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
年其心體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
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
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

農以戍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
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
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
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
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
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
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
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
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

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關各門曾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此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此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

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
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
心隱逸去從此踪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
史傅應楨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
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
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
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
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墜
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

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
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
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
不墮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
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
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
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
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
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

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
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
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
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
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
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
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
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侔於黃安於大洲不相聞
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

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潛然流涕
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
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廬而父
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
有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
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
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
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
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叅禪

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
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
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
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
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
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
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
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
聯屬向曰雞足所叅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

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元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

外乃去而從荆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
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尙元
虛侈談論耿楚侔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
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得人而傳談聖學
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
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
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捐心隱把臂謂曰
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卽千金唯命已入京師欲俠術
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撾破矣無何

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艷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
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
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
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
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
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懷蘇福之
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
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歟中未見
有掙上父母歟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

入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
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
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
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
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敝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
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厯戊申卒
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
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
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

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
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
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
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
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
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
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
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
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